

黃濂起義調查記

余玉成撰



黃濂起义调查记

余玉成

一九五九、五五
于东坡余

黃濂，行十六，亦名十六皇帝，当地四邻乡人称他为濂十六（外地人称为66谋反，即为濂十六之莆田谐音），或尊称为师父，其当时一齐起义之人，都尊称他为义兄，是莆田灵川人民公社洋面村人，先以事母孝顺著名于当地（母廿七岁就寡居，当时与长工某青年，有谈情说月，外间时有风声，而濂自己亦曾触见，但见之还怕母难过，反倒脱脚走出门外，同时人们也曾向他提起此事，而他常以儿不嫌母醜和家醜不外扬以遮瞒之，这事传出，长工反觉无趣，自己辞归，而母亦受感坚贞守寡，直到她六十岁时死止），有妹一，名曰蚨宝，嫁于邻乡侯厝村菜友任堯十为妻（任亦系供佛堂之人，且亦曾参加考试不就，在当地

为乡教师，对于黄之起义，虽未直接参加，然暗中助之不少，其妹对于濂在监牢中之时奔走不少。濂对待叔弟，亦极其友爱，当诚十七和敦廿二两兄弟之父，母相继死亡之时，他建议母亲把两弟都一齐收留，爱弟及弟之未婚妻善乡吓等逾于骨肉。妻潘氏，娘家是山门里村，夫妇爱情非常浓厚，生有一男一女，男曰金锁，十七岁时即死去，女曰金桃，媳叫陈吓秀。濂本身亦曾读过许多书，但不肯参加考试，因他是参加在扶明灭清的菜教之组织中，藉供佛堂为名，进行爱国活动。如有公租、公粮、盐税（当时十六岁以上之人每年每人当向政府缴纳十六文盐税的钱）或什么捐税出现，他们每抗缴不纳或拖延之，特别他对于当时清朝在乡村中所设立之保甲，恨恶至于极点。一次有东

坡余书林卅一和税柜负责人陈十四先被清政府利用设立保甲，他们各居总之职，于是就执行了「天銃刀会」之政策，把刀会首下狃村人郭添丁抓到东坡余村进行吊打，濂闻之，恨之非常，要赶到东坡余村向保甲组织办交涉，以后经许多人劝阻，这才中止。但对于清廷政府的这种以当地人灭当地人之恶毒政策，就更具体地怨恨填胸。虽是如此，然而他对乡亲们以及地方公正人士，却是结交地很亲热，特别是革命性之人，他是不辞辛苦地特造其家结访，即如他的邻村蚁厝（螳厝）村一名为黄古美的农民，有革命胆量，且置一支六门車之枪械，作为武器，他特到其家拜访，黄古美刚在地里挖花生，他就到地里同他一边挖花生，一边谈入会之事，至谈完满后才离开转到大崙村找他的

同伴潘沐，谈々革命事业。邻村各处如有纠纷之事，他每出来调停，直到两造和息为止，否则透夜六坚持下去。不祇从来没有抽款（当时做公亲的有抽出二八伸，作为扣头报酬），相反地还是倒贴暗赔，只要双方了事，他就欢喜了。即如东郊村与土坂村械斗，他一連多日都在那里调解，虽是正月家事忙，仍在那里调解直至和息。加以他勤事农业，藉佛事多帮人解决疑难之事，因而无形中形成了当地的名人之一，人家都尊称他为师父。当时，平原一带多组织黑白旗，但在卅六、廿八各乡派则组织刀会，这黑白旗就刀会经常械斗，黄濂之村刚好是刀会，他就成为刀会之首，但他看这种风气不好，尤其是被保甲所利用和毁灭之对象，成为清廷政府刀俎上之牺牲品，故他就藉他

之威信，号召刀会锐会合作起来，以抗清廷。由于这样，附从他的人就多了起来，他看形势之要求，就不得不放下诗史，专事武功了。所交结之乡村就有数十，总计兄弟有一百一十八人，他们常以此自眩，认为比宋江一百另八人还多还红，在这里各种脚色都收罗在内。一次，他的会中一人名叫郭懿卅三的（桥头村人），趁着黄濂赴别处做公亲未返，就暗结一夥人到洋堤村要抢劫财主之东西，但不慎反被财主杀死一个部下名叫郭土（下栖村人）的，这财主的亲戚杨柳，就替他上控于清廷政府，把黄濂之名列为第一。府县和乡绅们商议，就利用了保甲发兵来围剿，先把一个部下名郭添丁（下栖村人）抓城判处死刑杀掉，黄对此事，虽对兄弟们瞒着他乱作胡为感觉不满，但是对

于清廷政府这种毒刑表示愤慨。但是保甲和清政府还是不肯放下，发出大兵，向洋面村进行围剿，那一天早上雾罩着很浓，刚好黄濂起来供佛，出来大便时看见濛濛中有队伍，随即逃开，被清兵瞥见，立即追逐，追到凌云殿，黄於急中，就不顾什么神佛忌讳，爬上匾额后躲着，结果清兵乱搜不得，恼甚，就再到黄家把其佛堂及住屋拆下烧掉，还好有人来救才熄。黄既脱险，认为在家终非了局，遂渡到台湾去暂时隐名谋生，数年之后，他就回家与人合夥做生意，操榨油之业，想藉此来隐蔽自己。那时他有一个好友，名叫三十总，是保甲中人，在忠门下设税馆，他就索性投之与他一同工作，藉此来表示他对清廷之归服，从清廷之心腹里进行爱国活动，刚好有坑头村人亚椿，因税良

被一催稅委員抓去，黃濂就出來代為調停，結果不祇亞椿放出，稅捐充繳，而且連伏价都被兜着不開，這對亞椿当然是再好沒有的事，但那委員却是不樂，就以黃抗拒繳稅和把制伏价之罪名回報於縣，縣即多方要搜尋於他。一日，剛好是清明節，黃入城，被一菜友名叫張使的（郭山村人）暗々報于清政府，且慫恿縣長立刻抓起，且說：今天不把他抓起，等待何時。這時收稅委員記起受把制之損失，而縣長也記起一次下乡辦案，剛好与刀會部隊相碰，而刀會这边又偏々把大鎗打了十三下，縣長詢是何事，答以皇帝要過，縣長以他自己所帶之湖南某勇（楚軍。當時做官的都是叫親屬隨任，幫其作威作福）太少，而刀會人多，以寡不敵众，裝作无所謂過之，但心里总以为此次是被

辱不过的，故记恨在心。此时黄落在其禁中，真所谓做梦寻不得之机会，於是暗张张使捕之，这是一九〇五年（光绪卅一年）农曆七月初十日之时。抓到了，县长立即坐堂站班，营长江涛就把黄色案罪名套於其上，以为抗拒税捐和把制伏价之罪不是轻的，况且自己又是税务里的人哩，黄辩系是委员要进行勒索，私设抓捕罪刑，故我认为这对律法有碍，故从中调停，使得农民相安於无事，这那能说是抗拒^{税捐}要开伏价之名目。江营长被此事实一抵，也就无话。但县长又询：你有企图夺天位之心，所以人人都叫你为皇帝，而黄又辩说：这里面是有可能的，因我的法名是逢世，我们那里的人叫得快，就谐音为皇帝。县又把前带湖南勇在途相碰，听见十三下大锣响，不祇是皇帝开道之

记号，且也亲闻皇帝要过之话语，以迫问之，但黄又辩当
 场本人若有在场，愿受罪刑，倘是别人存心陷害，则应当
 有所分辩之处。这时通城居民都湧到县衙，要看县官审皇
 帝之趣闻，县长与江营长恐黄之部下亦涉在群众中间，进
 行打劫公堂不妙，于是退堂，且把黄濂监禁，详文福州总
 督，经要名大应把他永远关入虎头监。黄入监后，首先就
 看见陈铁亦在牢中，他看这青年人生又俊秀，怪怜而问，
 才知陈系是平海人，因乡里相争，酿成人命，告输财主改
 被押在监狱之中。又看见一人名叫宋兴的亦关虎牢，经查
 ，宋就把他之经过情形相告说：我本系东郊人，少时被乡
 人所迫，得不到什么职业，无法跑到县城在杨仲愷那里做
 虎将，一天回家，适亲戚有羊丢，误诬为宋广八九之一派

的人偷去，那时我也不察理由，自恃己为杨家虎将，在乡
下俨然是一个老爹，所以就自然跑到被诬之家说坏话，被
广八九把我新购来之帽子摔下，踩于地上，我那时愤怒不
过，就跪回去把我平日所恨恶弟妇乘机杀死，想要嫁人命
于广八九，以洩愤恨，一举两得，想是妥当不过，不料嫁
祸不成，自己兇手却装成了，弄巧反拙，因此就押在虎头
监之中，听说还株累全乡走老爹……黄见这人全是监犯，
但说话可爽快，同时又查知他系监头，有可用之处，故即
与交结。在狱中，这三人就结为兄弟，黄年长做兄，陈铁
年纪最小，即为义弟。这三人在监中谈议，不觉一年
已过，至第二年清明节，黄妻潘氏就生了一女孩，名叫金
桃。这潘氏在生产期中，因家中曾被烧抢，天々居在逃亡

状态中，故极其困难。按当时习惯，产妇都吃干饭，蒸铤锅配着，而她不祇稀粥不入口，还吃茹干，配的是杨梅酒。加以其夫关在监中，很是不安，虽然有兄弟们前来安慰，并商议救兄之策，但都不能弥补其心里之损伤，兄弟看见这光景，既筹款接济潘氏，还筹款叫潘氏入城探监接济黄濂，同时，还叫她顺途到南门找廿五先（陈鸿章），请他想法帮救，陈鸿章叫她先贿通监内外之人，然后再设法于十二月廿五日吃麻醉药假死，把尸扛出葬埋，药过了即可醒来，因按衙门规矩，这日是好日辰，有天神下降，巡察人世间的善恶之事，好者于第二年正月十五降给百福，衙门老爹偏又怕报应，所以碰着廿五日头这一天死之犯人，都没有用铁丁钉于首脑之中以防假死之嫌，廿五先熟悉这衙

門暗規，所以就出了這主意，潘氏以此計甚妙，故回告知諸兄弟，兄弟除守祕不宣外，且大力籌款，由黃之胞妹姚宝經常到縣探監，暗通消息和進行收買工作，監內宋興也藉着是監頭，對獄吏亦時常進行收買，內外上下都被買通了，時機成熟而時辰又到年暝廿五，各地之人進行做好之時，監內忽報黃濂身死，而同志們更把黃之手腳繫以絛帶，使手冰脚冷，又以黃臘抹面，使之死形更象，監大爺先已得到賄賂，也就與監吏等不約而同地發令叫人暫扛門外來，後來監大爺還藉着要做天地生，尸首在門外，恐要沾污禮物，觸犯天神，又令人扛到頭門下，叫兩個差役在那邊守尸，那時黃第敦廿二就拿錢來，叫兩差役去吃雅片提神提神，同時还说，整天晚上要看尸首，恐挨不過，果然

这两差役被黄敦一提及雅片两字，且是别人出钱，又想到守尸长夜，怎能挨得过去，同时稍有失误，其罪那能担当，于是就趁时机把尸首交给尸亲看守，自己溜去吃雅片，此时正是县衙各官祭天神享祭物闹热之时，那里还想到门外之尸首，更那里会想到他们所养之差役会失职哩，正当鼓接传未一更之时，黄濂醒来，立即和黄敦摸黑出衙，至摸到城门口，刚刚城口才正关一搦，他兄弟二人就和守在外面的二人冲^{兄弟二人}出城外，摸黑跪到他们已安排之地方去。这边衙役回头一发觉尸首连看守的人都不在，就赶忙报与县爷知道，县立即发令四处查寻，但那里有黄濂之影儿哩。这样一直等到第二年清明（三月初五），才确定黄已回家事佛神矣，因此在清明这一天，连夜点齐大軍出城，县长和

江营亲自督队，不骑马匹不坐轿，祇是步行，分为两路围到洋面村来，行到坂厝村时，云雾陡然笼罩过来，迷得官兵不敢前进一步，于是就暂停着等抓一人来引路，再引路正在此时，坂厝村有一叫泥卅三的出来大便，不说半声就被抓去做响导，两路清兵围到黄家，就把各门都把守起来，这时黄与其子金锁起来烧茶念经，刚洗过脸，要叫金锁捧脸水出去倒，听见外面有脚步移动之声，同时从门缝看去，就发现人众很多，于是转来报与父亲知道，父子随即从后门冲出，迷清黑暗中穿来穿去，终被长官发现，立喊追捕，而清兵在慌张中，还是自抓自打，闹得一场大误会，在愤怒中就抄其家属，健将黄敢抓去，直关至八月廿六日才释放回家。家

到了民国元年，进行一次大赦，宋兴陈铁亦在赦释之

中，黄濂就入城与之相会，三人就一齐到江霞那里，商议
着组织农会之事，谁知那时袁世凯为总统，国内因他是逊
清权臣，今掌民国，故纷纷议论，特别是国老会一班之人
，最为不甘，刚好福州有一人叫潘二爺，亦曾在国老会
中负责过，这人与黄濂有来往，那时来到莆田与黄会面，
潘就引黄见王大老，商议要叫黄任营长，可是未实现，万
即他调，别人未代王大老（协台）之职，这样营长就由许
鸿（溪顶人）和严玉来接充，黄就转家。

那时，城里有一名妓叫一珠的，是与清政府一个控令
叫郑梦兰的有数年之交情。这天许营长漫遊至一珠店门
，看见她生得标致，就入其店谈玩，一珠也茶色相迷，正
在那时，郑梦兰进入，看见了已醋装半缸，至一珠不酬叙

於他，即醋漲至八分，隨即責一珠易心，一珠有薪々新之
 營長主一邊，胆子越大，就回罵夢竺為退味控爺，他憤之
 就給一珠一掌打去，一珠咀底被打，就大罵起來，許鴻更
 是猖狂，代一珠出头大罵夢竺，无錢給一珠使，不必裝
 腔作態，鄭夢竺到此時已醋滿缸面，趁火就湊之出來，鄭
 受辱不過，立即去找宋興，宋興就叫他同到卅六乡找义兄
 黃濂，黃所見之余，甚為忿怒，认为許鴻既做營長，應該
 忠心耿耿，为人民做事，反且做下流嫖妓，夺人情人之事，
 故即大喊，既然上上下下都是如此，那就只有打祿攻城，
 夺取城池自己当主人之一着，那时在城里的有一富堪府七
 ，得知此情，就答应要里应外合，但同时宋興又同一个哆
 头人叫宁廿四提到此事，而宁廿四又与县府暗通讯息，县